

庚三

板橋雜記
揚州鼓吹詞序
匡廬紀游

游雁蕩記
甌江逸志

卷三

板橋雜記

楊州鼓吹詞序

匡廬紀游

游雁蕩記

蘇杭遊志

龍威秘書七集

吳氏說鈴攬勝

第三冊

板橋雜記

余懷

揚州鼓吹詞序

吳綺

匡廬紀遊

吳閬思

遊雁蕩記

周清原

甌江逸志

勞大與



通志

藝文志

職官志

選舉志

對諫書

卷三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間閱之大
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
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
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
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
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
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艮翁筆下故無妓
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卷之四

王二曰對也今也餘雖生而效而見余筆不效無效
王原師曰效心中無效也則效無效心中無效以
爲下六人必學以回爲策而高而謝終平笑曰昔則
如趙曰效餘也平以于青與鄉紳生來義是與與不
亦謂之效未久百手笑人猶士笑回首學筆而效則
狀其志志不則出之而南而臨其家恐自其首義
余者則余以效者效而無出平不效而平則曰天
賦外則無事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

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
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
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
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
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
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
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楊州一片歡
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
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

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嵯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上卷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
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
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
糾觴畱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
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

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
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獬兒吠客鸚哥喚茶
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
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竹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
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
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
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
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

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
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
馨聞數里入夜而擷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
卡爲首沙顧次之鄭頤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
驚峰西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且其前秦淮朱雀桁遶
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
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携手間行憑欄徙倚忽遇

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
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
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舫往來指目
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
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踢頓波心自
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
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
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

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
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粧又云神絃仙管
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迫鶴舞銀
城雪窖開皆是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
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
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
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
得人間矣

褰屣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
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
紆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
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也建蘭則
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
兵茗戰之餘微聞薝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
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
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

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艷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